

摆布呢？

罗莎早就料到母亲会是这个反应，仍抱着虚无缥缈的希望。她沿着目黑川往下游走去，看落日把天空染成血红色。当天际只剩一点余晖时，她走到了一处河滩。脱掉鞋袜，把脚丫伸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，被冻得“嘶”的叫了一声，仿佛这样才能分清梦境与现实。母亲的话在她耳畔响起，喋喋不休。罗莎已经很不耐烦。她只是想为这死寂般的生活找点乐子。

… 关于罗莎的生活 …

她总是独来独往的，  
就像一具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，  
重复着过每一天。

压抑得窒息。

她母亲是个温柔又强势的女性，  
从两年前开始她们就很少交流了。